

大儒二程

程父的言传身教

王杰

上期我们讲了二程的母亲侯氏,她温柔且坚定地托起了两位大儒的童年。可一个孩子的成长,光有母爱还不够。如果说母亲侯氏为二程奠定了人格的底色,那么父亲程颢则是将他们引向道学之路的领路人。这位清廉一生的父亲,没给儿子留下万贯家财,却留下了比金钱更宝贵的财富:清白家风、为民情怀,以及那份“不在章句,而在日用”的言传身教。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了不起的父亲——程颢。

程氏世代以清廉传家。二程的祖父程通任黄陂县令时,俸禄尽数周济贫民,去世时竟无钱安葬,程颢只得借债葬父。程颢为官数十年,始终恪

守家风;在汉州任知州时,前任知州将竹园收入据为己有,程颢却认为“竹园是府中财产,我怎么能化公为私呢”,所以他只取自己应得的部分补贴公费,其余的都归公。他的俸禄多用于接济贫困亲族,自己生活俭朴,如果不是招待客人,餐桌上绝不上两样肉食,一件绸衣穿了几十年。这种“非独守节,实以仁心系苍生”的清廉品格,成为二程“克己复礼”“仁者爱人”思想的生活根基。

程颢在兴国县令任上,面对该县“素号难治”的局面,不效仿前任实施严刑峻法,而是推行礼义教化,主张以德化民,并且建立县学、兴办书院,不到两年便令兴国县焕然一新。王安石推

行青苗法时,程颢在汉州知州任上,汉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广汉市。他深知此法害民,不顾上级催逼,公开抵制青苗法,说“明知这是害民之法,我不能为了乌纱帽而昧心去推行”,结果汉州成为唯一未行青苗法之地。在龚州,也就是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南平县,他见阴雨误农时,亲自赶赴田间指导百姓冒雨播种,秋后稻谷得水,有了收成,而邻州因延误农时,秋后无收。程颢不阿权贵的思想观念、不畏强权的品质,以及“以民为本”的为官之道,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二程的思想和行为。

《二程遗书》载,程颢晚年谈及父亲时曾言:“先公之教,不在章句,而在日用。”这种将学问融

入生活的教育方式,使程氏理学始终保持着“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质。

程颢用一生践行着清廉与仁爱,把这颗种子深深埋进了两个儿子的心里。可种子要发芽,还需要阳光雨露的滋养。就在二程十三四岁时,程颢做了一件改变儿子一生的事——他带着兄弟俩,拜见了一位气貌不凡的先生。这位先生只教了二程很短的时间,却让少年二程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圣贤气象”,什么叫“光风霁月”。这位先生,就是周敦颐。

下期,我们来讲二程拜师周敦颐的故事。

(文章摘自即将出版的《理学宗师的家国情怀:大儒二程》)

周口文人

会心翰墨 抱质怀文

——秦鸿伟书法印象

付世楨

古城淮阳,文化厚重,读书、写字、画画的人多,高人也多,每年都有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书画家们有胸襟、有抱负、有见识,他们的作品既是百岁老人寿诞挂在中堂的榜书寿字,也是年轻人订婚时的中楷婚书,还是激励莘莘学子学以报国的楷书条幅,滋养一城百姓心灵,提升千家文化品位。

我只是个读书人,偶尔写点文字,平日常和书画家走动少。朋友们说艺文相通,我也因此和书法家秦鸿伟有了往来,先是知道他的书法,后是了解他的为人。

秦鸿伟为而不争,随遇而安,有容人的雅量,更有成人之美的胸襟。他在笔墨中安放心灵,在豁达中赢得尊重。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好友丁一是淮阳中学的老师,托我请书法家写一些励志文字,张贴在教室里,以激励学生成长成才。我把文字发给秦鸿伟,不几天,他写了一叠工工整整的书法作品,让我挑选。于是,教室里书香墨香氤氲交织,报国志成才志存高远,学生心中激荡着老学长王富洲“山高人为峰”的壮志豪情。学校还请秦鸿伟为学生讲解钢笔字书写、卷面书写技巧,他耐心讲解、悉心指导,为学生示范创作,由表入里,金针度人。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秦鸿伟艺文并重,品正德馨。四十余年前,尚在读初中的秦鸿伟,春节写自家对联,何仰羲、

张云生先生恰巧路过他家门口,看见对联后敲门而入,询问书者,当即书写作品奖掖后辈。秦鸿伟尊老敬贤,和古城的老前辈保持数十年的师友情谊。农贸市场扩建,需要名家题写匾额,他到何仰羲先生家求字,传为佳话;陈州商城兴建,他搭车去郑州请陈天然先生题写匾额,不辞辛劳。他的书法工作室,成为文友观摩佳作、品茗交友的小展馆。朋友出外办事,请他写字作为馈赠礼品,他慨然应允。

亲其师,信其道;敬其人,重其艺。我钦佩秦鸿伟的为人,也喜欢他的书法。业精于勤,行成于思。他于颜真卿、于右任用力至深,工作之余常常临帖、创作到深夜。临帖是

读帖,也是晤对古人。他在临帖中感受古人先贤人生的旷达、处世的从容,《归去来兮辞》的宁静恬适、通透达观,《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的游目骋怀、俯仰古今,《滕王阁序》的君子见机、达人知命,沉潜于心胸,汇聚于笔端,倾泻于纸上。他的书法远观有森严,近赏有暖感,平和中显雄劲,敦厚中见从容,隶书沉静肃穆,博大雄浑,气象雄俊,骨力洞达;中楷含蓄温婉,纤秀灵动,飘逸冲和,意蕴美妙。

书如其人,文如其人,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品读这样的书法,乱山高木,碧苔芳晖,如将白云,清风与归;鸿飞于天,伟德修身,墨砚勤研,艺林典范。

诗词周口

诗经·陈风·月出

佚名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
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
舒忧受兮,劳心慄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
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解析】

当《诗经·陈风》中那轮明月升起,皎洁的清辉洒落千年,恰

恰落在了今日周口淮阳这片古老土地上。这轮明月不仅照亮了诗行,更映照着淮阳独特的自然风物与深厚文化底蕴,为《月出》这首情诗赋予了双重的醉人意境。

月光在诗中流动变幻,从初升的“皎皎”清辉,到中天的“皓皓”明亮,直至普照大地的“照”彻光华。这光华的流动,恰如淮阳龙湖在月夜下的波光,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荡漾开去。那位

在月光中渐次清晰的美人,姿态亦随之变幻——“僚”(美好)、“懰”(妩媚)、“燎”(明亮动人),宛如湖畔蒹葭在月下轻曳的剪影,又似太昊陵古柏在清辉中静穆的轮廓。她“窈纠”“忧受”“夭绍”的腰肢款摆,让人不禁联想到淮阳千年庙会上彩绘泥泥狗那古朴又灵动的线条韵律。

这月光下深切的“劳心”——那悄然滋长、愈发躁动、终至忧思煎熬的思念,在淮阳的语境中更显悠长。伏羲于此“正姓氏,制嫁娶”,太昊陵肃立,宛丘之台犹在。这片土地自古便承载着先民对生命结合最质朴庄严的礼赞。诗中男子月下思慕的焦灼,仿佛连通着远古宛丘春日祭典上青年男女相悦相求的蓬勃心跳。他的“悄”“慄”“惨”,是个人爱欲的燃烧,更仿

佛是对这片土地所孕生的、关于“美”与“情”之永恒力量的深沉感应。

《月出》之美,在其文字如月华流淌的韵律,更在其情感如陈地酒浆般醇厚。当我们将它放回淮阳的天空下,那轮明月便有了具体的倒影——它在龙湖的柔波里荡漾,在太昊陵的飞檐上停驻,在宛丘古台的青草间游移。那月下令人辗转反侧的美人,其风姿亦融入了湖畔蒲影的婀娜与千年祭祀乐舞的庄严气韵。

这片土地所蕴含的自然灵秀与人文厚重,为这古老的相思注入了双重生命力:它既是月下瞬间心动的战栗情诗,又是对脚下这片滋养了美与情的永恒家园的深沉眷恋与礼赞。

(本文选自冯剑星、朱震昊主编的《诗词里的周口》)

周口非遗

周家口木版年画



童子进宝 穆广科作

我今年60岁,生在周口鹿邑,大半辈子的晨昏烟火、悲欢起落,全都系在这片三川交汇的中原土地上。旁人问我心中的周口是什么模样,我说它不是地图上一个简单的地名,是太昊陵的袅袅香火,是沙颍河的缓缓流水,是街头一碗胡辣汤的热乎气,更是一代代普通人踏实过日子的温柔底色。

小时候跟着祖父赶太昊陵庙会,是我对周口最早的记忆。那时候,还是坑洼土路,凌晨天不亮,祖父推着老式二八自行车,车后座捆着小板凳,我侧坐在横梁上,一路颠簸往淮阳赶。初春料峭的风刮在脸上,可远远望见陵区成片的松柏、熙攘的人群,心里瞬间热起来。庙会里什么都有:捏面人的老师傅蹲在墙角,手指翻飞捏出孩童、牡丹、小毛驴;卖糖画的老艺人用铜勺舀起融化的麦芽糖,在石板上轻轻一转,便是栩栩如生的龙凤造型。祖父带我去统天殿上香,他不懂繁体文辞,只低声念叨,求这片土地风调雨顺,庄稼人年年有收成。那时,我不懂伏羲文化的厚重,只记住了庙会上的各色吃食:焦香的压缩馍、软糯的糕点,还有淮阳独有的小焦鱼汤,鲜味儿刻进了童年味蕾。

少年时读书,往返鹿邑与周口中心城区,途经渡口。从前没有宽阔大桥,往来全靠渡船。撑船的老汉皮肤晒得黝黑,一根长篙往河底一点,木船便悠悠荡向对岸。河水裹挟着豫东平原泥沙缓缓东流,岸边是成片的杨树林,春夏枝叶繁茂,风吹过来哗哗作响。我常趴在船舷看河面渔船,渔夫撒下渔网,片刻便拎起活蹦乱跳的鲫鱼、白条。渡口旁有一间简陋小铺,老板娘常年守着一锅胡辣汤,辣椒油红亮,配上刚出炉的油馍头,几分钱就能吃饱。后来沙颍河修起大桥,航运码头日渐兴盛,货轮直通江海,昔日渡船早已退出视野,可我每次开车驶过沙颍河大桥,总会下意识望向河面,心底仍怀念当年渡船摇晃、河水漫过脚边的旧时光。

年轻时我扎根乡土,在乡村调解邻里矛盾、做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走遍了周口各个乡村。我见过郸城农户靠中药材种植增收,见过西华农户搭建大棚种西瓜,见过沈丘依托航运做起货运生意,也见证了鹿邑依托老子文化,打造文旅小镇。三十年前乡下土路居多,雨天出门满脚泥,如今村村通柏油路,城乡公交直达家门口;从前乡亲看病要长途奔波到市区医院,现在每个村镇都有标准化卫生室;早年农家晚上只有一盏昏黄电灯,如今家家户户空调、宽带齐全,老人在家就能视频联系在外工作子女。这些细微的变化,不是书页上冰冷数据,是我走街串巷时,实实在在看见的百姓越过越红火的日子。

岁月流转,我如今闲下来,常游走在周口各处街巷。清晨六七点,老城区早点铺准时开门,麻辣鸡、豆腐皮、蒸面条香气飘满街巷。午后去往周口市博物馆,静静品读这片土地千年文脉:伏羲定人伦、老子著《道德经》、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无数先贤在三川大地留下精神根脉。傍晚沿着沙颍河步道散步,晚风掠过河面,散步的老人、嬉戏的孩童、骑行的青年相映成趣,城市灯火次第亮起,温柔包裹着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

我加入县作家协会后,时常和文友结伴采风,走进乡村,寻访古迹,用笔记录周口乡土人情。95岁的老母亲依旧守着老家小院,门前种满青菜、月季,逢年过节亲人欢聚一堂,聊起这些年周口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人满心感慨。不少外出游子回乡创业,依托本地文化、特色农产品,干出了一番事业;外来创业者扎根周口,爱上了这里的淳朴民风,把这座城当成了第二故乡。

有人说一座城市的灵魂藏在烟火里,我深以为然。周口虽没有名山大川的壮阔,却有独一份的温润厚重:伏羲文化绵延万年,老子思想浸润人心,沙颍河滋养万顷良田,街头巷尾藏着数不尽的温情故事。我生于此、长于此,在这里求学、劳作、安家、执笔书写,半生悲欢皆托付这片沃土。

如今我年过花甲,愈发眷恋故土。沙颍河水日夜奔流,载着周口的过往与希冀;太昊陵香火岁岁不息,传承华夏人文根脉。我与周口,早已是无法分割的整体。往后余生,我仍会持一素素笔,行走三川大地,记录街巷烟火、乡村新貌、先贤文脉,把属于我们普通人与这座城市的温暖故事,一字一句留存下来。

我与周口
主题征文选登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brdaoyuan@126.com